

·探索与争鸣·

“体育”不是“身体教育”质疑 ——兼论中国体育本质研究的症结

魏立宇¹, 杨薇², 韩飞²

(1.天津工业大学 体育竞技中心, 天津 300160; 2.大连理工大学 体教部,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 要: 选择狭义体育作为突破口, 对我国当前体育本质及定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美国“针对身体的教育”到“通过身体的教育”的思想演变说明体育的本质仍然是教育。“运动教育”只是一种体育教育模式。美国的体育是身体教育, 其内涵是通过身体对人的教育。认为借鉴英美体育研究的成果, 将体育与竞技区别开来, 是解决中国体育概念困惑的捷径。

关键词: 体育本质; 体育; 竞技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11)03-0001-06

Queries about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bodily education”

——Also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rux of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WEI Li-yu¹, YANG Wei², HAN Fei²

(1.Sports Center,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160,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By selecting physical education in a narrow sense as the key to make a breakthrough, the author analyze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tudy of the nature and defini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oday.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from “education on the body” to “education via the bod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icates that the na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still education. “Athletic education” is just a mode of sports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 is bodily education; its connotation is education on people via the body. The authors considered that distinguishing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competition by referring to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shortcut to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n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natu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ompetition

多年来中国体育界围绕作为一个科学领域最基本的概念争论不休, 至今仍无定论, 不能不说是学术界的一大奇观。总体来看, 许多争议是因为对 sport 和 physical education 的概念、本质及二者关系的理解不同造成的。当年参加体育思想大讨论的前辈多半已年逾古稀, 如今中青年学者仍然在争论着同样的问题: 体育是什么? 体育与竞技关系如何? 通常我们将 2 种主要的针锋相对的立场称为“大体育观”与“真义体育观”。而是否赞同将体育与竞技分开表述、是否认为体育就是竞技运动, 可以称为检验 2 种体育观的试金

石。“真义体育观”认为 Physical Education 才是体育, “大体育观”认为 sport 就是体育(Tiyu)。如果真的认为中国的体育如同武术、太极一样是本土化的、独有的、不必与英文一一对应的, 我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以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来代替科学研究, 这样所谓的研究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本文所指的体育对应的英文是 physical education, 并认为分别探讨体育与竞技有助于推动我国当前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早日与国际接轨。

收稿日期: 2011-02-28

作者简介: 魏立宇(1978-), 男, 讲师, 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学。

1 从美国体育思想的演变看体育的本质

崔颖波^[1]认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指出日本体育(PE)的发展演变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身体教育”、“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和“运动教育”。从摘要和关键词可以看出,它们对应的英文分别是“education of body”、“education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ies”、“education in sport”。并提到“体育在日本、欧美的发展演变是相同的”,均经历上述3阶段。只不过,在各阶段的起始时间上,日本要晚于欧美。这给笔者一些启发,日本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国家,早期学习荷兰实现了明治维新,后期学习欧美,二战后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他们大量翻译、介绍欧美的科学技术书籍,引入欧美的先进思想,迅速步入了大国的行列,基本上想脱离亚洲融入西方。经济的先进性和文化的开放性使日本成为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中国的跳板。一些中国学子留学日本,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科技以及新的观念。既然承认日本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落后于欧美,那么通过原版的书籍和文献是否更能准确把握欧美的思想呢?让我们看看美国体育思想的演变。

历史上曾经将PE理解为“面向身体的教育”或“针对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据韩丹^[2]介绍最早由英国教育家H·斯宾塞(Hebert Spencer, 1820~1930年)于1860年提出的,主要指身体的生理方面的培育、教养。这种理解在我国是主流,就是把“体育”这个汉语词理解成身体培育、身体锻炼、身体教养或身体健康,因此出现了体育就是育体、体育就是体质教育或体育就是体能训练的说法,谓之身体教育。在19世纪末,在发展性教育运动(progressive education movement)的推动下,美国出现了“通过身体的教育”(education through the physical)的思想。美国著名的体育界领袖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在1893年就预言:“The great thought in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the 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 nature, but the relation of physical training to complete education.”^{[3][5]}指出体育当中最伟大的思想不是对身体本身的培养而是通过身体对整个人的教育。伴随着发展性教育运动在20世纪逐渐占支配地位,上述预言逐渐成为了体育理论的基石,从事体育职业的人士都对上述观点表示一致的支持。1910年,海塞林顿(Clark Hetherington)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教育基础(Fundamental Education)》中对“通过身体的教育”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而简洁的论述,这为海塞林顿赢得了“现代体育之父”的声誉(father of modern physical education)。为了研究教育过程中的以玩耍活动(play activities)为主要内容的神经肌肉活动的功能、地位,他将教育过程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身

体器官的教育、动作技能的教育、性格的教育以及智力教育^{[3][6]},这4阶段划分成为了新体育的主要目标。从此通过身体的教育不断被发展和应用。虽然不同的体育领袖对体育目标的表述存在细微差异,但是差异不显著。比如布彻(Bucher)提出的身体发展目标(physical development objective)、动作技能发展目标(motor development objective)、心理发展目标(mental development objective)、社会发展目标(social development objective)就与海塞林顿的观点是相通的^{[4][230-231]}。我国新的课程标准的制定同样是分为5个领域:运动参与、知识技能、身体发展、心理发展、社会适应,基本是对美国体育理念的借鉴吸收。

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从“针对身体的教育”到“通过身体的教育”的演变,只是为了说明在时隔近百年后,仍然将体育简单理解为education of physical或者理解为education of body的观点已经早就过时。Bodies在英文中指的是肌肉、骨骼、血管、手、脚、脑细胞等等,身体是人类听觉、触觉、嗅觉、视觉等感觉的载体,身体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之中,身体可以移动也可以静止。如果说身与心(自我意识、自我感觉)分离在古代是一种普遍接受观念,那么这种二元论的观点已经伴随着16世纪宗教改革者对传统的批判被抛弃。当今的人已经很少再接受身心二元的观念,更多是将它视为一种比喻。人怎么能够在不重视身体的健康或者不关注身体的情况下获得全面的发展呢?人的观念怎么能够脱离自己的身体而独立存在呢?当然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重灵魂、轻身体,重智育、轻体育的教育传统,这是身心二元论影响的遗存。什么时候人们真正做到将身体视为灵魂的载体、认识到精神永远不能超越肉体存在,体育这一在运动场上工作的职业才能与作为教育的艺术或者学科比肩,才能跟其他与人的培养相关的工作站在同一平台上。如果坚持身心二元并且身体劣于灵魂的观点,那么与身体相关的工作将永远处于次等的位置^[5]。

2 “运动教育”不是体育

2.1 运动的译法有待斟酌

崔文认为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运动教育的阶段。并且“‘运动教育’取代‘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是为了适应终身体育发展的需要。与‘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相比,‘运动教育’在注重促进学生身心健全发展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能力。这一变化,使以往是‘体育’手段的运动,成为‘体育’的目标和内容。不过,‘运动教育’取代‘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后,‘体育’学科的名称并没有发

生变化,还是称作“体育科。”^[1]姑且不谈将运动教育理解为 education in sport 是否正确,通过运动的教育怎么就变成了 education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ies。看来在崔老师的观念里运动是可以译为 sport,也可以译为 physical activities。

把 sport 翻译为运动是我国的体育界习惯使然。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习惯了使用诸如“运动场”、“运动服”、“运动鞋”、“运动装备”、“运动员”等术语。当面对真义体育观的不断质疑,大体育观的支持者拿出了“体育运动”的术语,以此来对应英文中的“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认为这是“英语中出现了一个新组成的词,直译成中文是身体教育和竞技运动、它的涵义相当于中文里广义的体育”^[6]。而那些始终坚持体育不是竞技的少数人,在面对强大到不可改变的习惯时,也不得不使用“体育运动”的说法。可是面对“竞技体育”、“竞技运动”、“体育运动”的混乱使用以及对前两个概念尝试区分^[7],只能说国内对于体育、竞技、运动的理解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要是搞不清体育与竞技等等的关系,体育的实际操作一定是要冒着“羊头狗肉”之危险的(刘卓语)。卢元镇^[8]在《评〈我国体育概念的界定〉一文的常识性错误》中对于体育与运动的关系有系统的论述,认为二者的关系无非3种:一是两者并列,二是运动是体育的组成部分,三是运动仅为体育的一类方法,用于对各种运动项目的表达,认为以运动来解释体育无疑是在玩文字游戏,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在英语中,身体运动是体育和竞技的核心手段,对应的英文是 human movement。这也是体育(P.E.)和竞技(Sport)在手段、方式、方法上的共通之处。但是竞技运动的说法由来已久,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对于习惯用法我们只能暂时顺应,以期将来对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学理上厘清竞技与运动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姑且将运动理解为竞技,并且等同于竞技运动。

2.2 运动教育只是美国体育的一种模式

在美国,随着竞技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进入了学校成为了课程的一部分。要知道在整个19世纪竞技是彻头彻尾与学校的体育项目无关。但是也就在这一时期,竞技逐渐发展成为文化中非常引人瞩目的部分,最终,在喜欢竞技运动学生们的坚持下竞技逐渐被学校正式接受。在发展教育理念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初,竞技也从发展教育理念支持者中找到了自己同盟和支持者,最终,竞技的教育功效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竞技跻身为体育课程(the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sport were widely espoused, and it found its way into the

physical-education curriculum),并且迅速以个体参与的竞技、集体竞技、终身参与的竞技等多种途径占据了统治地位^{[4]230}。

一定的体育理念总是需要特定的价值观念做指导。在民主生活的框架下,通过身体的教育模式(education-through-the-physical)仍然是促进个体发展的最佳模式。事实上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涌现出许多种体育模式。如运动教育(movement education)、健康相关的体育(health-related physical education)、学术一体模式(academic-integration model)、社会发展模式(the social-development model)、竞技教育模式(the sport education model)、冒险教育模式(the adventure-education approach)、兼容并蓄课程(the eclectic curriculum)。从英文来看竞技教育模式与崔老师“运动教育”(education in sport)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竞技教育模式,当然也有学者翻译为运动教育。如《青少年篮球教与练》^[9]就是将美国运动教育计划(American Sport Education Program)的教材翻译过来,这一系列书籍包括《青少年网球教与练》^[9]、《青少年排球教与练》^[9]等,这些书籍均为美国运动教育项目编写组编写。从这些中可以总结出美国运动教育的共同特点,并且可以看出存在极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崇比赛训练法或者比赛入门法”^[10]。

竞技教育模式将竞技作为体育的内容,并且认为体育中可以实现将竞技知识传递给所有的学生。(this model defines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s sport and describes ways that sport can be taught to all studen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hysical education。)在这种模式下,竞技被界定为玩耍性的竞争,也使得原来体育中的核心概念被描述为玩耍性教育。(within this model, sport is defined as playful competition, thus deriving its main conceptual focus from what had been described in physical education as “playful education”。)竞技教育的特征有5方面,这些特征都使竞技教育与原来的身体教育有所区别。一是竞技通常是分赛季进行,学年的课程被分为赛季而不是单元;二是参加者以单位为组织形式,如学生成为某个队伍的成员,并且在整个赛季这种联系不变;三是竞技中包括正规的竞争,如安排了循环赛、对抗赛等;四是每个赛季都决出胜者;五是会保持纪录,如平均分、救球、反攻等,通过纪录成绩来调动参与者的兴趣^{[4]238-239}。竞技教育认为好的竞争应当是令人愉悦的并且具有教育作用。竞技教育模式是从原来传统体育传授竞技但是以一种剥夺了参与兴趣、以课为单位组织竞赛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认为只有顶尖的运动员才有机会参加学校组织的竞赛是一种

弊端,而参与竞技的机会应当惠及更多的学生,无论他们是否有运动的天赋。于是赛季之初,队员被分到各个队伍,并且要确保队伍的實力均衡。队员们通过比赛的方式进行训练,他们不断提高个人和团队的表现。教师充当了教练员角色,事实上这种模式也鼓励学生自己学着充当教练、裁判,自己组织比赛。这种模式适用范围可以从 3 年级一直到高年级,学生们掌握了如何成为好的运动员、裁判员的重要性以及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同时他们也学会了承担责任、培养了团队精神。

2.3 认为我国“体育”属于“运动教育”阶段缺乏根据

如果说崔文中运动教育是指的“sport education”,那么这只是体育模式的一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涌现出来的一种新的体育模式,不是“体育”的所谓第 3 个阶段。“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就进入‘运动教育’阶段”、“目前我国‘体育’也处于‘运动教育’阶段”与当前国内体育课教学模式不符合。而将“‘体育’目标中是否有‘培养终身体育能力’的内容,作为判断一国‘体育’是否处于‘运动教育’的依据”更无从谈起,这个丝毫没有得到证实的命题居然成为了“体育不是身体教育”的主要理由。因为崔文中声称:“在‘运动教育’教育阶段,怎么能把‘体育’理解为‘身体教育’呢?”“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体育’就已经发展到‘运动教育’阶段了。因此‘体育’在目前不能解释为‘身体教育’”。

如果崔文所指的运动教育是“movement education”,那么这种模式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受人体运动哲学的影响而产生的,认为人体运动而不是健身,竞技才是体育这一职业的核心概念和主题。其目标是教学生运动的技巧(move skillfully)、享受运动的乐趣(joy of movement)、掌握运动的知识(knowledge that governs human movement)。但是运动教育的单元是按照运动的概念来界定的,因此,击打或者消除外力可能都作为独立的单元出现,但是篮球或者力量训练则不会出现,因为篮球属于竞技课程(as in a sport curriculum),力量训练属于体适能课程(as in a fitness curriculum)^{[4]233-234}。所以,很难从崔文中“使得以往是‘体育’手段的运动,成为‘体育’的目标和内容”推测出这里的运动到底是“movement”还是“sport”,如果是后者,那么就以自身作为手段,以自身作为目标,以自身作为内容。如果崔老师所指的运动是 movement,那么则属于为数不多与美国最新的体育教育理念接轨的内容。因为体育不仅是对身体运动的教育,而且是通过身体运动对人进行的教育,movement 这个词就成了《Principle of Physical Education》一书中最核心并且常常用到的概

念^[13]。(since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education of human movement, but also “through” human movement, that MOVEMENT becomes the central focus and overriding theme throughout the remaining portions of the book。)显然崔文中的运动教育并非是“movement education”。

中国的终身体育,在美国有一个词“lifespan physical activity”与之对应。美国的著作认为终身参与身体活动机会的出现而将当前作为一个分水岭。这里的身体活动活动包括竞技、健身还有体育教育,我们当前还没有实现终身体育,但是这种可能性和需求还是存在的。(History will describe the current era as a watershed period characterized by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sibility for lifespan physical activity—in sport, fitnes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We have not yet achieved lifespan physical activity, but we know that it is possible and desirable. What we have to do now is to create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it.^[45])由此可见美国人不承认已经实现了不受性别、年龄的限制而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参与身体活动的目标,将这种目标列入国家的政策无可厚非,但是否将终身体育列为体育目标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体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依据。

3 日本对于体育概念的 3 种解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日本“体育”的发展演变经历了 3 个阶段,“体育”概念在日本先后有“身体教育”、“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和“运动教育”3 种解释^[1]。通过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美国体育概念与日本的体育概念的发展并不如崔文所说的完全相同。再加上认为我国“体育”也处于“运动教育”阶段缺乏足够的事实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证明,我们不能得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的结论。

从崔文的论证逻辑来看,欧美是经历了 3 个阶段,不同阶段对体育概念的解释是不同的。日本学习欧美,同样经历了 3 个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第 3 个阶段即运动教育阶段,而进入第 3 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是否将“培养终身体育的能力”列为体育的目标。以此为依据认为处于运动教育阶段的中国体育在概念解释上应该有所变化,不应该是处于第 1 或者第 2 阶段的“身体教育”或“通过运动进行的教育”了。但是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对于通过身体的教育的理解与崔文中参考的日本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美国对于运动教育的理解也与崔文中引用的日本研究是有差异的。美国学者尚未承认已经实现了终身参与身体活动,是日本人对美国理解有偏差,还是崔教授对于日本人的研究理解出现了偏差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在缺乏

对美国体育的发展演变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将日本对美国的借鉴简单概括为“欧美‘体育’的发展演变与日本相同”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仅凭将“培养终身体育的能力”列为体育的目标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所谓的“运动教育”阶段也缺乏美国的研究作为支持，因此所谓“3种解释具有普遍意义”就纯属主观推断，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4 体育的本质是什么

认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所理解的运动教育又与美国主流的观点相抵触，虽然在标题上进行了否定，但是论述的过程不具说服力，且不能亮出新的观点、讲清楚体育到底是什么，这样的研究丝毫没有争鸣的效果，也是为什么中国体育概念、本质的讨论长盛不衰的原因。随着类似研究的增加，对体育概念和本质的认识不仅难以达成共识，而且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直接加上“否”字，并不能将对方驳倒，驳论需要摆事实讲道理。美国是如何看待体育与竞技运动的，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布莱恩·麦克利克以及刘文浩^[12]有过粗略的介绍。“在美国，体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竞技运动(sport)既有所不同，又相互联系……美国并没有一个公认的体育定义，但一般认为，体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体育课。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儿童少年在身体、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发展。”并且指出所谓的竞技运动教育模式(Sport Education Model)“只是将竞技项目作为体育课的教学内容而已，重点是传授竞技项目的技能、知识、规则等。”文章虽然没有对体育下定义，但是援引了Siedentop对竞技的定义：竞技运动是由规则所制约的，其结果由技术、技能、战术所决定的游戏和活动，这为我们准确把握美国对竞技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美国是如何来看待体育的意义以及定义，Siedentop认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the definition and mea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unchanging。)体育的定义更多是要考虑特定的情境，但是总的来说体育多在学校、基督教青年会青少年组织等地方开展。美国早期的体育从业者都是医生，更多与健康 and 医学职业有密切联系。20世纪初，体育开始包括了教授竞技与游戏的内容。并且社会、情感的目标也成为了体育的目标^[13]。美国缺乏公认的定义，但是还是有学者对体育进行了界定：体育是针对身体和通过身体运动进行的教育。通过包括竞技、游戏、体操、舞蹈、身体练习等内容的大肌肉的活动，来实现既定的教育目的。(An education of and through human movement where

many of the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re achieved by means of big muscle activities involving sport, games, gymnastics, dance and exercises。)学者还对大肌肉活动进行了更详细的界定：大肌肉活动通常指的是粗大肌肉动作。(Big muscle activity frequently refers to gross motor skills。)并认为体育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第1是作为活动的体育；第2是作为学科的体育；第3是作为职业的体育。作为活动的体育，指的是通过游戏、竞技、体操、舞蹈等方式来教育学生；作为学科的体育从20世纪60~70年代在大学中蓬勃发展起来，通常由大学体育系或娱乐、健康系展开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领域更多被称为运动机能学或者锻炼科学。作为职业的体育关注对身体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些知识都是围绕身体活动而建构起来，其关注的是健康、愉悦等概念，作为职业的体育是对体育学科中发现知识的学习和应用。由此看来，国内对于作为活动的体育的理解经常出现分歧，但是美国对体育最简单理解是怎么教育少年儿童去参加那些有竞争性或者表演性质的身体活动。Siedentop承认这样的定义并不完美，也不排斥其他的定义，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个人要严肃地思考，并且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对于体育的本质研究国内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大体育观的支持者认为是“少数同志不愿意承认广义体育的存在。这个广义体育就是既包括身体教育又包括竞技运动的体育。如果承认广义体育的存在，就没有竞技是不是体育的问题了。”^[6]真义体育观支持者认为是我们将Sport(竞技运动)这个单词说成了“体育”。呼吁将竞技与体育区别开来，并且认为：“由于我们对外国体育的介绍、了解、学习、认识以及引借与应用上缺乏分析，因而弄出了许多差错和混乱。”^[14]大体育观的支持者声称要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习惯，国际上还有不少人用Sport表达广义体育的涵义，用Sports表达各项竞技运动。真义体育观的支持者则认为体育思维和竞技思维交错混杂使用，是导致思维出现混乱的根源，Sport—体育是诸多问题的症结^[15]。毕世明^[6]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3种途径：一是维持不变；二是只把狭义的体育称作体育，广义的体育只称“体育运动”，不能简称“体育”；三是把广义的体育称作体育，而把狭义的体育称为“身体教育”。事实上，维持不变怎能成为一种解决当前混乱局面的途径？第3种途径也被大体育观支持者们给予否定，认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而是运动教育，这样一来，狭义体育将不再有立锥之地。第2种途径也仅仅是权宜之计，因为将sport译为运动又导致其核心身体运动(movement)出现

脱落,必将引来更多的混淆,无法实现与西方体育研究接轨。做到概念对译是中国体育学的唯一出路(黄璐语)。有学者认为对照翻译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事实上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如果语言变化了也就意味着观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积习难改的话,那么从规范用语开始,使我国的体育概念能够与体育理论相对发达的英美国家保持一致,将有助于交流的无障碍,也有助于解决国内概念术语使用的混乱局面。放眼海外或者倾听第三方的看法,客观地反映实际的情况,运用逻辑的工具谨慎地分析和论证,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体育科研的认识距离真理更近一些。

参考文献:

- [1] 崔颖波. 论“体育”不是“身体教育”[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4(6): 491-493.
- [2] 韩丹. 谈体育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对我们的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J]. 体育与科学, 2010, 31(4): 1-8.
- [3] Weston A.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2.
- [4] Sidentop D. Introduc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fitness, and sport[M]. 4th ed,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5] Kretchmar R. 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port[M].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1994: 33-34.
- [6] 毕世明. 《P与S的宿缘》续说[J]. 体育文化导刊, 2002(3): 26-27.
- [7] 杨文轩, 杨霆. 体育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4.
- [8] 卢元镇. 评《我国体育概念的界定》一文的常识性错误[EB/OL]. <http://www.tiyuol.com/bbs/viewthread.php?tid=12914>, 2011-02-26.
- [9] 美国运动教育计划(项目组). 青少年篮球教与练[M]. 虞重干, 张军献, 译.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 [10] 虞重干, 王龙飞. 中美青少年运动训练的差异及思考[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42(2): 5-11.
- [11] Barrow H M. Principle of physical education[M]. Philadelphia: Lea& Febigr, 1983: viii.
- [12] 布莱恩·麦克利克, 刘文浩. 美国的体育与竞技运动: 两者的比较与对照[J]. 体育学刊, 2000, 7(3): 123-128.
- [13] Sidentop D, Herkowitz J, Rink J.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methods[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4: 4.
- [14] 本刊评论员. 一篇反映客观实际的和有分析的文章[J]. 体育学刊, 2000, 7(3): 1.
- [15] 王学锋. 走进体育语言——对体育与竞技思维混乱的认识[J]. 体育文化导刊, 2004(6): 13-16.

